

许码头和水码头

朱章台

一天,我到许码头去理发,听说那里要进行老村改造,重新规划。预计不久的将来,一座现代化的新城,又将在永康江边矗立。这不由让我对许码头产生一些回忆和联想。

到现在有些人对这地名还是弄不清楚。究竟是许码头还是水码头,两种说法都有。但老一辈人对这里都怀有特别的感情。实际上,许码头就是解放前及解放初期的船埠头。许与水是同一回事,是谐音。

现在,走在和平桥上,驻足往下游河床上看,能看到一大块一大块的岩石,平平的,光溜溜的,这就是当时的水码头。岩石的光滑足见历史的久远和来往旅客的密集。岩石再往下就是船只停泊的地方。船夫们很聪明,不在南溪和永康江上停船,而选择相对平稳、进出自由,又便于旅客上下的地方做船站。

船夫们一家老少常年在船上生活,炊烟袅袅,吆喝声、叫卖声昼夜不断。

解放初期,永康到金华一天只有三班客车,每次只能坐二十四人。木炭车,用木炭烧火发动,没有一两个小时生火,轮子动不起来。当时路况又差,碰到上坡,司机得叫旅客下车,大家一起哎哟哎哟地推着走。当时票价大约五毛钱,可大家都穷,谁又坐得

起车?

大部分外出人只能选择坐船。船票便宜,两毛钱左右,但船不能常开,要视水势而定。刚下过雨,水势汹涌,顺水到金华,一到一天半可到,而逆水回永康就要两至三天。如果几天不下雨,水少船就开不了,要等下雨再走。

1952年春,我要到金华读书。因为我年纪小,母亲不放心我走路,又没钱坐车,就想让我坐船去。可一打听,船因久未下雨不能走。母亲要我等几天。可学校开学在即,又等何时?我坚持要走路去。母亲没办法,只得噙着泪花送我一程。一个只有十五岁的少年,要挑着四五十斤重的行李徒步一百多里路,又是第一次独自出远门,真让母亲揪心。不知她为我流了多少担心的泪。

十多年前,和平桥重新建造。一些好心人担心河床上的大岩石受损坏,请求工程队尽量保护下来。工程完工,岩石仍保留完整,大家都很高兴。因为这是永康水上交通历史上重要的古迹和见证,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更显珍贵。

由于水上交通的发达,两岸也自然热闹起来。山川坛成为永康全县最热闹的街市。因为水上来客在城内生活又贵又不方便,于是就在城边选地扎居下来。水码头也就这样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客栈饭店一家家拔地而起,过往客人日渐增多。不久后,这里就成了永康城外最热闹的江边新村。

永康上半县人,对许码头总有种特殊的情结。当年进城办事都靠走路,往往挑着担子或推着独轮车,过了后曹桥后,必先走到许码头,歇歇脚、喘喘气,买点吃的。这里比城内方便,价格又便宜。城内办好事后又到这里坐坐,整理好东西再赶回家。每次进城,城内许多地方可以不到,而许码头却是必经之地。它成为人们进城最向往的地方之一,也是过路最好的休憩场所。

到现在,我们这些年老之人还是对许码头耿耿于怀。每逢走到和平桥时,总不自主地要往河床上的大岩石看几眼;每每到许码头,总时不时寻找过去吃过的饭店、休息过的客栈旧址。看到熟悉的景象,一股暖暖的热流涌上心头,有说不出的感动。

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想象不到,这里曾经是不夜的港口,曾经是摩肩接踵的街市,曾经是永康水陆交通中心,是一个值得永康人永远留恋和骄傲的地方!

不久,一座现代化的新城将在许码头矗立。那些设计者,是否也能将这段质朴的水运历史,纳入新城的规划建设之中呢?

秋雨,在来的路上

桑洛

秋风秋雨,其实最是美的。

愁煞人,那是因为部分人的心情。同样,思煞人的有很多人,喜煞人的也有许多人,无所谓的也有很多很多人。

同样的情景,不同的人,不同的境界,同景不同心情。

我在秋高气爽、艳阳高照中,听到了冬雨慢慢到来的脚步声。

江南的秋,在万物的变化中,突然变得飘乎无常了。季节可以在几天里不停更换,让你浑然不知今昔是何昔。或者,霜降立冬时节还穿着短袖,让你感叹,这老祖宗留下的节气,是不是要改了?桂花香,在我们期待的日子中姗姗来迟。直至满城尽带桂花香,让人感觉秋天真的来了。可是,今年的秋老虎似乎太依恋江南的美景,迟迟不走。早应该是寒冷的天气了,大伙儿短袖大汗地望着天发愣,这天到底怎么了?

易安居士说,乍暖还寒时最将难息,如今,乍寒还热时,一样让越发娇气的现代人难息呐。

秋天调皮的闹腾,是在等一场湿润寒冷的冬雨。在寒冷的冬季,我们才开始怀念起阳光温暖的秋日。

今日,天有点阴沉下来。阴了一天,雨却迟迟未落。约了两个朋友,下午去文三路逛了逛。晚上大家就说,我们去龙井那边喝茶吧!

车走玉泉路、玉古路、龙井路

等。古木葱茏,蜿蜒而干净,在西湖边行走的感觉非常棒,一边是繁华,一边是闹中取静。人文的历史与自然的景观是路边老树的年轮,一圈圈的荡漾下来。

挑了个竹林深处的小舍坐下。夜色就簌簌地落了下来。

天青色等烟雨。

我们坐在户外,对朋友说,看样子今天不会下雨了。那我们在等谁呢?是回味,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不似秋光,只与离人照断肠。等诗句,遥想当年曾经在杭州的苏子,还有白居易、张岱、贺知章等文人墨客。他们生活的年代该是何等的肆意逍遥,快哉乐哉!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现在坐着,不说话,也十分美好。

朋友见我不言不语,看我玻璃杯中翻转的碧茶,问:此茶如何?

我点点头说,好!我是永康人,永康人到龙井想到的肯定是十八棵御茶旁的胡公胡则墓。我想,因为这,手中的茶和我们骨子里的血脉心意相通,有种亲情的缘分。

雨却在这时,没有征兆,扑簌而下。

想亲近雨。

不想搬到室内,于是撑了把很大的太阳伞,在昏黄的灯光中,坐在竹林里。竹林旁是香残的莲藕,在周边青翠中,憔悴不堪。竹林蛮

大,小径匠心独具,两层楼的小舍就在灯光中、在雨里曼丽地秀雅着。

雨渐渐地大了起来,打在太阳伞上发出击鼓般的声音。说话声音都觉得轻去了些,大家也就懒得说话,看着雨,听着雨。我坐着,突然感觉整个世界都极度的安静,非常的安静。什么话也不想说,闭上眼睛,只想凝神听听雨的声音,那雨在竹尖上的嬉戏,雨在残荷上的跳舞。而更多的雨,更多的雨,它们从来处来,最终,它们去了哪?

遇到秋雨,总是很开心。

幸福有时就是这样的一场雨。突然而来,突然相遇。像是久违的故人,和你在一个似曾相识的地方相遇,不用多言,各自静静地坐着,看雨听雨看天就好。像是给你一个名正言顺幸福的理由,让你停下来,慢下来,看会书,写会字,闲闲地看个电影等。雨不是忧伤的,秋也不是悲伤的,我们看它,是内心的镜子。心若暖阳,没有悲伤。

好风凭借力,吹去酷暑,好雨知时节,当发生。

秋风,秋雨。秋风秋雨。一席黄叶堆损。一阵凉爽的风吹来,潮湿的天气里,秋的味道,就这样甘饴般的吸进你的身体里。

再隔一层一场的雨,大约就是冬季了吧!

我听到激越的冬雨,在来的路上。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朗边
朗读频道

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

访南都禅寺 与润华师父 饮茶谈佛

戈野

循一朵白云走,
循一缕茶香走,
山坳里的南都是一条禅径。
在这个世上,我已习惯了被安排,
习惯了把自己交出。
在这里,我想我能找到自己。

禅房里,我与师父端坐,
心里石头般踏实。
杜工部式的川音里,
还有些许唐诗的韵味。
字字珠玑的耐心启示,
让我的耳朵识字、洗礼,心扉洞开。

说到了佛,说到了慈与孝,
说到了执念与解脱,
我合掌作揖,双目下垂。
佛是已醒人,我是未醒佛。
凡间总还有那么多的俗事,
需要我用心去参透。

我伸不出抚摸天空的手,
那么让我足踏莲花。
我的追随是一位朝圣者的虔诚,
一步步,从水上走,洞中跋,
树梢飘,云里游,
直到有一天匍匐在佛脚下。

透过围墙,透过众生的业障,
透过话语的樊篱,
我看到了高踞山上的石头,
离我又远又近,有色有光,
揭谛揭谛,波罗揭谛,
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引领我去攀爬彼岸的光明。

宝殿的观自在,庄严、祥和。
我看见众生众相,
看见祈祷的福报来自于修行。
尘世间,我还做不到圆通无碍,
于是,每一次我都是惶惶然而来,
临时抱了佛脚。

在南都禅寺

橄榄树

坐在禅院和润华法师喝茶,
山上吹来绿色的风,
像是菩萨抚摸我的脸。

鸟鸣寂静。
诵经声寂静。
出尘寂静。
大和尚的脸寂静。
我恋恋不舍的心,
像一只鸽子
洒落在檐角的风铃。

我是不是带发修行的罗汉?
脚步轻轻,
不忍惊扰
如来佛座下的莲花。

当我离开,
佛光像一朵好看的云彩
飞翔在我的双肩。